

1851

长沙市西區文史資料

第 輯

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
長沙市西區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



目 录

西区史话:

- 城西园林说古.....周翰陶
- 一次震惊中外的轰炸.....王 杰
- 古城西区道古.....邹兴晔

艺苑寻源:

- 长沙皮影戏的起源及其发展.....张文祥
- 始于西区的长沙电影院.....朱海宁

西区人物:

- 胡星池简介.....黄时英
- 挑河水者的发家史.....朱运鸿
- 民族工商业家彭虞阶.....苏宗润

城西园林说古

市政协委员 周 翰 陶

我市现行行政区划的城西区，在长沙地貌上有其独具的特点。浩荡奔流的湘江，把西区分为河东、河西两大片，参差曲折的河岸连绵夹长的洲岛，高低起伏的山峦，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地形地貌。而且社会和自然所提供的楼台梯坎，波光帆影，沙鸟低飞，薄雾青岚，气象万千的景色，自古以来又是园林借景的富有资源。因此，见于古籍的西区古代园林，也是极为丰富的。本文将自汉以降，在长沙西区范围内，对历代有影响的园林作些辑录和概述，以窥其梗概。

一、贾谊故宅（西汉）

贾谊故宅在长沙市西区太平街瞿锦坊（又称太傅里）。最早记载其事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云“湘州郡麻西，陶侃庙，云是贾谊宅。”谷旧志载，宅中有一井，一石床，一古柑树，皆贾谊所留遗物。这就十分明显地为我提供了一个事实：贾谊不仅选择江畔营建住所，而且还在其住所安排了游憩的内容。这便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宅园”的发轫。

贾谊故宅在西汉时便有了最简单形式的园林。我国古代人民对住宅环境是很重视的。汉代刘熙在《释名》一书中说：“宅，择也，

择吉外面营之也。”又比如《诗经》中的一首《小雅·斯干》云：“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意思是：建造房屋要选择涧水流动，绿竹成丛，青松茂盛，环境幽雅的地方。除了环境选择在风景秀丽的湘江之畔外，我们说它初具园林形式，是因为其宅旁有床、井、柑供人游赏的设施。根据许慎《说文解字》释义：“床，安身之几坐也。”《善化县志·古迹篇》云：“石床，城西贾太傅祠井边。床只一脚，仅可容一人坐，相传谊所坐床也。”床边有井，相传也是贾谊所凿。此井历来为诗人们所凭吊之古迹。杜甫诗“长怀贾傅井依然”，戴叔伦诗“雨余古井生秋草”，因杜诗之故，后人称此井为“长怀井”。井本奇特，小而深，上敛下大象壶的形状，并且水极清冽，光可鉴人。至于贾谊植柑树而绿化环境，恐怕和屈原有点关系。是有其特殊含意的。贾谊政治上见解敏锐，文才出众，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一生抑郁，很不得意，过湘水时，仿《怀沙》情调，写了篇《吊屈原赋》，处处借屈原以自况。屈原在《桔颂》中颂扬桔“深固难徙，更一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柑桔本属间种，具有同样的品质，外观上虽略有区别但同样是“纷纍宜修，夸而不且”。所以宅边和植柑树，不仅可以获得绿化欣赏的效果，同时，也可于游憩之中，时时不忘屈大夫的高尚品德。

贾谊宅园应是长沙古代的第一个私园，尽管它在形式上还不能

和较完整的东晋时期的我国最早的私园——苏州顾辟疆园相比，但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私宅设置简单的园林了。

贾谊故宅的记载，不论其改为陶侃庙也好，恢复为贾谊庙也好，改建为屈贾祠也好，这一著名历史古迹，却始终没有泯灭。特别到了道光元年（1875），由官绅捐资，由粮储道夏献云主持，进行了规模较大的重修。称贾太傅祠，专祀贾谊，中堂额曰“治安堂”，祠后增建“潇湘别墅”。这就是贾谊故宅进入“祠园”的时代。

潇湘别墅内楼台亭馆建筑，按园林布置手法，有怀中书屋，上为忠雅楼，内刻屈原像，碑古人诗词，祠祀；再上又构大观楼，乃园中至高建筑，可眺望麓山湘水；此外另构几幢榭舍，如小浪沧馆（又名“不系舟”）、寻秋草堂、佩秋亭。为存古迹，又于井上护栏建亭，曰长怀亭，并植柑树两株，请著名文人王闿运作《柑颂》一篇。别墅内余地叠石为山，规土为池，广植花草竹树，遂成为长沙极富胜韵的园林。

二、湘水亭（盛籍）

旧志云，亭在长沙城西，唐魏万成所居。魏万成其人其园皆不详其所以。唐开元间诗人刘长卿有《宴魏万成湘水亭》诗云：“何年家在此江滨，几度门煎几度春；白发乱生惭顾志，黄莺自语岂知人。”又《题魏万成江亭》诗云：“萧条方岁宴，牢落对空洲；才

出时人右，家贫湘水头；苍山隐暮雪，白鸟没寒流；不是莲花府，冥冥不可求。”

三 刘蛻宅（晚唐）

刘蛻故宅，《一统志》云：“在长沙县城西北湘江边”。宅第有园，曰“蛻园”，故址在今周南中学内。

刘蛻，长沙人。官至左拾遗，后因上书力陈令狐绹父子弄权仗势，受贿舞弊，被贬为华阴县令。据传晚府时江南道（湖北湖南等地）的举人士子，凡五十年科举考试，如从未有人考上，时称“天荒”，意指江南远隔京都，地僻天遥，人才寥落。府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刘蛻赴京应考，中进士及第，破此局面，故有“破天荒”之称。江雨迳崔旻赠银七十万钱，以为嘉奖。刘蛻却之说：“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刘蛻不承认是天荒，只是人才破埋没。

后来，刘蛻的遗迹“蛻园”，为许多有志之士所寻访。清末谭嗣同访蛻园有诗云：“水晶楼阁倚寒玉，竹翠抽空满天绿。湘波湮影芙蓉魂，千年败草萎平陆。扁舟卧听瘦龙吟，幽花暗向诗里哭，昔日繁华余柳枝，水底倒挂黄金丝。”可见园以人传，且园林事业在长沙古郡已渊远流长。

园景有如谭诗所述，颇备小桥流水，岸柳垂丝之胜。光绪间，园为提督周达武所购，于清末民初之际，因蛻园故址筹建“周雨农

校”。周达武一说姓朱，乃吉王后裔，入清以后隐其本姓。

四、文昭园（五代十国）

《一统志》云：“文昭园，府城西南有文昭园，今废。”

公元907年，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局面。楚王马殷割据湖南，建都长沙。公元930年马殷死，932年，四子马希范主。史论马希范奢侈无度。《十国春秋·文昭王世家》云：“天福七年（942）冬十月大兴土木，建天策府于长沙西北，作天策光政等十六楼，天策、勤政等五堂，极栋宇之盛。栏槛皆饰以金玉，涂壁率用丹砂，凡数万斤。地衣春夏以角簾，秋冬以木棉为之……是岁作九龙殿，刻沉香为八龙，饰以金宝，各长百尺，抱柱相向，作趋捧之势，己居其中，自言身一龙也。”马氏父子在长沙构置的园林颇多，如会春园、葵园、文昭园、小瀛洲、明月园等。

《府志》云：“九龙殿在德润门外。德润门即今小西门。”“文昭”乃希范谥号，可知九龙殿即希范执政之官殿，而文昭园即王家园林。但史志未详其园林胜概，幸有宗代何承矩《文昭园闻见录有感》：“马家父子好楼台，凿破青山碧沼开，啼鸟不知人世变，数声犹傍水边来。”使后世之人窥测一斑。

五、易元吉故宅（五代十国末，宋初）

《善化县志》云：“易元吉故宅在城西。”今故址不可考。

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是北宋著名画家，攻花鸟，草虫，

果品，尤善画獐猿。为观察禽兽的生活习性和行动姿态，森林岩石等景物，曾历游荆湖，深入山区写生作画。后又在自己的宅后开辟园地，饲养禽兽。《府志》云：“易元吉于舍后开圃凿渠，以乱丛篁、梅、菊、葭蓴。驯养水禽山兽，以伺其动静，发于画思。故写动植物无出其右，尤喜画獐猿。评者谓徐熙以后一人。”治平元年（1064），召入宫廷画花石，禽獐等屏，作《百猿图》未完，感染时疾而卒。

易元吉的宅园在长沙古代私园中尤为特别，它除了具有一般游憩功用的之外，还在于它为画家提供写生作画的标本模特场所，正如现代的动物园一样，丰富了园林内容，在开拓园林的功能与作用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

六、八景台（北宋）

《湘城访古录》云：“八景台，在县西。”其故址应在大小西门之间。

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建台，画家宋迪作八景图，陈傅良筑二亭于旁。元代欧阳元有《八景台》诗，云：“山几层兮水几重，晴岚夕照有归鸿；潇湘八景丹青画，尽在高台指顾中。”明代张九铨另有《八景台记》，云：“余尝访其遗址，登高而观，南北一天，东西四隅；波涛汹涌，风云阖闾。北望洞庭重湖，吞吐日月，乾坤浮浮；南眺有潇湘之泉，白沙露，赤崖立。每当晴霁雨

收。岚气若无 斜阳倒垂；梵音作线，渔歌互答。雁行起伏之处，皆可目送，而或寒江积雨，涨沙舞雪，伏万里之鱼龙，呼寒天之鸱鸇。抑又有风帆浪泊，出处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景则佳矣而八景之擅处，可谓殚其胜矣！”

八景台虽属古代名胜，自身并无园林，然而自宋代以来，在湘却颇负盛名。读以上诗文，便可知其景观胜韵，气象万千。

七. 熊湘阁（南宋）

熊湘阁在宋代前期本为露仙观，后改此名。地址据李榕一《湖南城古迹释》考之，在今路边井一带。

露仙观本为道教场所，何以易改名？或熊湘阁原本景观中，观胜不及阁胜，阁名因之超越而传之久远，观名反被湮没，此亦未可知。古代寺庙官观多有亭阁殿筑，志乘尝列入园林一类。究“熊湘”词义，似有“其光熊熊”，指光气炎盛之貌。抑或指周代封熊绎氏于楚，是为春秋楚国之祖，炳灵始祖耶？孰是孰非，皆属异旨。然则“高台层榭，接屋连阁”，阁者应是可以居高送目之所在了。因此，阁亦然，观亦然，不免都具有提供群众游观景物的效能，而成为长沙历史上的一大名胜。

但熊湘阁另有一段彪焕青史的事迹，给园林平添了光华的人文内涵。南宋末年，湖南安抚使李芾（字叔章）镇守潇湘。元将阿里海牙率数万大军压境，直逼长沙，李芾兵不满三千，但他亲临督战

饮董死守三月有余。元兵来势凶猛，寡不敌众，遂召集宾朋部属聚集痛饮于熊湘阁。饮罢命帐下健儿沈忠尽杀其家小，董亦引颈受刃。沈忠纵火烧毁熊湘阁后，还家杀已妻，再至阁下，大恸，举身投地自刎而亡。长沙百姓闻传，不愿屈服于异族屠刀之下，纷纷自尽。相传“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明陶汝鼎有诗：“熊湘高阁不可迹，罗雀掘鼠作除夕；熊湘高阁不可下，焚玉蟠珠作除夜。作除夜，悲何极，三家举火千烟熄，旦日长沙比寒食。”

降压明代，郡守钱澹就阁址建祠，祀李忠节公（董）。明末为兵所毁，僧人因故址建福右庵。清康熙时，赵甲乔重建李刘二忠祠。

八、桔洲拱极楼（元）

桔洲，在潇湘，特别在长沙极负名气，是长沙屈指可数的风景名胜。构成它风景名胜的原因，归纳有四点：（1）独特的地形风貌；（2）盛产美桔，历史久远；（3）潇湘八景之一“江天暮雪”之所在地；（4）拱极楼名胜。

桔洲，一名水陆洲。它纵贯于湘江之中，绵延十里，如曳彩帛。《湘中记》云：“晋惠帝永兴二年（305），生此洲。”据此推算，湘江流经长沙一段，泥沙淤积而形成洲渚的历史，已将近一千七百年了。洲形成的初期，大抵是由许多未连接的小渚组成，看似一线，实不相连。后来由于长年泥沙壅积才逐渐连成几个大洲。《方輿览胜》载：“湘江中有四洲，曰桔洲、织洲、菰洲、泉洲。”

到清代又只有上、中、下三洲了。迄今虽上游诸洲已连成一体，下游仍有傅家洲尾随其后，似断而实连。环境特征为：洲处江心，四面环水，南首北尾，先分后合，洲身自然形成流线体。面有麓山屏障东濒长沙城郭。即有山村水乡之趣，不冷不僻，又得灯火楼台之华而无喧嚣。

湘江两岸盛产美桔，古有记载，南朝诗人鲍照已有“桔生湘水滨”之句。唐齐己《谢桔洲人寄桔》一诗为桔洲之传名海内起了广告作用。诗云：“洞庭栽种似潇湘，绿绕人家带夕阳；霜袞露蒸千树熟，浪围风撼一洲香。”桔洲之桔，所以赢得盛誉，自然是“桔洲田土仍膏腴（杜甫语）之故。

桔洲成为风景名胜地应始千东。《善化县志》云：洲上曾有刊石，刻宋山水画家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又《湘城访古录》云：“水陆寺，府志云即江神庙也，在桔洲尾，元济应禅师升，后有拱极楼，为八景之一。”所谓八景之一，即指“江天暮雪”而言。宋米芾《江天暮雪》诗并序云：“岁寒江空，风急水冻；冯夷剪冰，乱飘洒雪，浩歌者谁，一篷载月；独钓寒潭，以寄清绝。笠笠无踪失钓船，彤云黯淡江天，湘妃独对暮山老，镜里修眉已浩然。”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桔洲江天暮雪的景观特色。

水陆寺后建有拱极楼。江心阁。据《图书集成职方典》载，拱极楼可是了不得的名胜。楼高竟有七、八十尺，建筑巍峨富丽，共

胜概可谓“西瞻岳麓，俯瞰潭流，重树参差，鸥鸟映发，若出若没，亦近亦远，风纹霞绮，月练烟鬟，清光奔会，自然移情。”楼悬一古联，极富怡情。联云：“拱极楼中，五六月间无暑气，潇湘江上二三更有渔歌。”诗人笔下更是着意渲染。清肖大经消夏诗四首读来令人清爽：“两岸垂杨护怡洲，中流倒影耸危楼，二三更后渔歌歇，谁写新诗在上头。”“楼外楼凉雨过时，荷花香里日迟迟，游人亭午凭栏处，携得冰弦谱竹枝。”“十上朱栏面面开，纳凉人在小蓬莱，楼空石枕清眠熟，柳外微风一阵来。”“楼俯澄江暑气微，枣花莲子隔清晖，晚凉不用蒲葵扇，清露盈盈上客衣。”然而这仅仅只写了一种境界。石承藻雨中登楼，却描述了另一种气势。诗云：“危楼悬百尺，四面敞檐楹，雨重云迷岳，江空浪撼城，千檐收浦暗，一路立沙明，清绝潇湘地，应深吊古情。”即人诗咏很多再举李绍易诗：“百尺楼头近水边，嫩红娇绿与洲连，千家灯火横湘岸，一派晴岚媚远天，野犬暗闻深竹里，渔翁垂绿柳边，行来古寺追遗迹，断碣残碑不计年。”又艺作品，故有凝炼与夸张手法，然而景观意境原本如诗。比中三昧，自不待言。

九、紫荆园（明）

紫荆园乃明古藩王朱见淩的官苑园林。《长沙县志》云：“明吉藩堆石成山，名紫荆山。嵌空磊砢，石径逶迤。”因此园亦以紫荆名之。其道址大抵属西城管籍的地名有仓后街。湘清里，紫荆于一

大片，属东区内有新安巷、四方塘等一大片。

据清张晋本《滴梅和尚传》云：“滴梅和尚者，总佛寺僧也。寺在紫荆园右，高而敞，受满城风。亭临四方塘，风掠波过，袭人毛发，遂与僧珥旧劫。前明藩基占省城大半，内宅为今万寿宫，前之可指者，为东牌楼，王府坪，后为大花园俗呼麻园，误也。右侧为更衣亭，再右为王城堤。今总佛寺为梳妆楼，塘为万寿池。府署侧为小花园。”这篇传记为我们研究了解荆紫园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使我们大体轮廓上得知其规模。

吉王府在长沙是座巨大的王城。《湘城访古录》云：“寺昉藩邸制，五殿三官，设山川社稷庙于城内。城恒周以四门，堂库等室在焉。总官殿室屋八百间有奇。故省会几为藩府占其十之七八。”从园林的广义角度上说，整座吉王府，便是一座完整的皇家园林。如今，我们尚能从不少地名探知其布局。从端礼门，红牌楼（今司门口处）开始，入王城即有八角亭，走马楼（应为廊字的讹传），小四方塘等分散景点，偏东还有东、西鱼塘（今鱼塘于）、青石井等景点。明郭金台《过鱼塘》诗有“旧识灵光殿，鱼塘棹幕开”之句。府内树竹蓊郁，鸟语花香。明代有人题《登东城望园林》云：“柳絮飞疑梁苑雪，花香啼尽楚台砧；林林净绿烟如织，片片红蝴蝶欢迎。”然而最具皇家气派的园林仍然是王官大苑后部的紫荆园。根据前面的引文，可以绘制出它的形胜：紫荆山是全国的主景点，

万春池在山之西，水面宽阔，登山远眺，可见麓屏湘涵，近观则锦鳞游泳，浮光掠影。南有更衣亭，北有梳妆楼。不难看出，就连这些景物的称谓也反映出皇族生活的糜烂。明文士昂《吉藩夜宴》诗云：“筵前乐奏动流霞，殿上珠明映绛纱。天子周京分宝玉，亲王南国宴皇华。龙珍香起麝香美，琥珀光生鹤尾斜。感激帝臣无寸报，愿将乐善奏长沙。”通过这位御用文人的笔底，正好为其奢靡生活下一注脚。

紫荆园随着明运的终结，亦不复存在，清初时的景象，有骆化麟《长沙故宫》诗为证。诗云：“燕子何须问画楼，故宫瓦尽散鸳鸯，万春池上花俱殁，三洞山头石自僵，永巷无人吹玉笛，短墙有鬼泣香囊，许多歌舞承恩宠，输与荒狐作战场。”

十、宜园（清）

宜园，在坡子街一带。原是粮道衙门所在之所。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驿盐粮储道赵廷标建立，其时并无园林。同治间粮道夏献云重修，且于衙署的西偏构筑园林，始有宜园。

夏献云是清光绪时一位文化人，热衷修复地方古迹，爱好园林诸如贾谊祠，定王台，白鹤泉等名胜古迹之修复皆出自其手，乃至粮储道这样的衙门，他都要设置园林，想见其非同一般。宜园的构筑有桐桂山馆，听秋声馆，延秋亭，澄怀轩，望岳楼等，而且山石嶙峋，奇花异水。是长沙可数之衙署园林。

清末，粮涛载了，衙署改作家养院，宜园成为校园，稍加点染，更觉入时。但在巡抚岑春煊任内，饥民暴动，一炬火变作颓垣破瓦，当局无力修复，遂招商拍卖，为商人蔡某买得，宣统三年，改称成一条坡子街。

十一、晋园（清）

晋园在城西，为清李文岸晚年寓居之所。溥有谥谓此园“面岳麓，抱湘流，朝晖夕爽”。园内有东斋五楹，栽种竹，景致宜人。属于载入史册的私家园林。

十二、左文襄祠园（清）

左宗棠祠，在湘春路与北正街交角处，由湖南学政徐某上书奏准，国库拨款三千，于光绪十六年（1890）始建。祠的后部即园林的所在，因位置偏西，故名曰西园。

祠虽为祭祀性建筑物，但可供人游览，所以祠内固然有专门的园，但除却专门的祠园外，整个祠内仍布置得象一座大花园。祠内有池塘，水面四亩有余，並有一弯活水注入，假山、五舫与池塘紧密相依。祠北是隆中别径，幽静雅丽，颇得时人赞赏。相传左氏生前曾有“小诸葛”之称，故暨隆中别径一景，园内有名花工智理园圈花亭，树木蓊郁，花香四溢，是清末长沙三大祠园之一。

民国之初，当局拟改左祠为“湖湘第一公园”，未果。长沙大火，祠园不复旧观。

十三、岳麓山与岳麓书院

岳麓山是全国有名的风景区。它具备许多自然特点。古人描述其山势“高明广大，具岳之体”，“碧嶂屏开，秀如琢玉”。唐代刘禹锡还说“群峰朝拱如骏奔”。山中林壑优美，植物种类丰富，千年古木，苍劲挺拔，尤以成片枫林，构成“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深秋景色。兰芷芳馨，杜鹃争艳。幽谷深邃，水源充足，甘泉碧洞，虽冬夏而不涸。半山以上，气温凉爽，较之平地，温差在五度左右。

自西晋开始，岳麓山人文活动频繁。佛教首先占据了山的腹地，建立起我省第一座寺庙。随后东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有著名的历史遗迹存留下来。特别是近代革命历史文物，为岳麓山增添了新的光辉。自然和人文的大景观构成了岳麓山的丰富内涵，古人咏它有“一簇楚江山，江山胜此难”之句，吸引着无数游人的想望。

自然风景、名胜古迹，从广义上说都是园林的范畴，都是供人游观赏憩的场所。因此，往往提到园林，不可避免地要把这些地方纳入进来。

岳麓书院座落在清风峡谷口处，是我国宋代四大书院之一，而且这所千年学府，弦歌不断，培养出许多著名的人材。比之世界任何一所高等学府的历史都长久。

岳麓书院园林的全部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南宋乾道元年（1165）以前，大抵只有“山川之胜，栋宇之宏。”安抚使刘珙复建书院，开始置船斋，梅柳堤，咏归桥濯清池，风雩亭等景点，以供门游息。后来朱熹来湘访张式，应邀讲学书院，为麓山风景取名题额，使又有石濑，兰涧，赫曦等名胜。绍兴五年（1194），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第二次来湘，书院规模更加扩大。这期间建有百泉轩，道中庸，极高明，翠微诸亭，使岳麓书院由江边的船斋开始到麓曦台止，形成一个“申”之形的园林景区布局。这一时期既是书院发展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也是它在园林方面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

书院的第二个大的发展时期，就是清代的康乾时期。这期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即书院院长罗典。

罗典，字微五，号慎斋，湘潭人，乾隆丁卯乡试第一，辛未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转御史，历吏工二科掌印给事中，擢鸿胪寺少卿，两主河南乡试，一为四川学政，以母老，乞养归。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七年之久，是湖湘著名教育家。

乾隆壬寅年（1782），罗典在“书院前，赫曦台后，纵横百十丈，多种桃李。乾嘉年间……辟院旁隙地为园池，栽卉木，同人标以八景，曰：柳塘烟晓，桐阴别径，曲涧鸣泉，花墩坐月，桃坞烘霞，碧潭观鱼，风荷晚露，竹林冬翠。”（引自《长沙府志》）这便是著称于史的岳麓书院八景。以后又陆续筑西亭（1787）